



重刻黃文節山谷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正集

宋太史分寧黃庭堅魯直著

明後學莆中方沆子及校

辭

里人周希令子儀編

虞美人

至當塗呈郭功甫

平生本愛江湖住鷗鷺無人處江南江北水雲連莫
笑醯雞歌舞甕中天 當塗艤棹蒹葭外賴有賓朋
在此身無路入修門慚愧詩翁清些與招魂

又

波聲拍枕長淮曉缺月窺人小無情江水自東流只

載一船離恨向西州 竹陰花塢曾同醉酒味多於
淚若教金鑿在塵埃醞造一場煩惱送人來

宜州見梅作

天涯也有江南信梅破知春近夜闌風細得香遲不
道曉來開遍向南枝 玉臺弄粉花應妬飄到眉心
住平生箇裏願盃深去國十年老盡少年心

南鄉子

重九日涪陵作示知命弟

落帽晚風回又報黃花一番開扶杖老人心未堪
哈哉謾有才情付與誰芳意正徘徊傳語西風且慢吹
明日餘罇還共倒重來未必秋香一夜衰

今年重九知命已向成都感之復次前韻

招喚欲千回暫得罇前笑口開萬水千山還麼去悠
哉酒面黃花欲醉誰顧影且徘徊立到斜風細雨吹
見我未衰容易去還來不道年年即漸衰

又

未報賈船回三徑荒鋤菊臥開想得鄰舟野笛罷沾
衣不爲涪翁更爲誰風力嫋萸枝酒面紅鱗愜細吹
莫笑插花和事老推頰却向人間耐盛衰

又

黃菊滿東籬與客携壺上翠微已是有花兼有酒良
期不用登臨上落暉滿酌不須辭莫待無花空折枝

寂寞酒醒人散後堪悲節去蜂愁蝶不知

重陽日寄懷永康彭道微使君用東坡韻

卧稻雨餘收處處遊人簇遠洲白髮又挨紅袖醉戎
州亂摘黃花插滿頭青眼想風流盡出西樓一燈秋
却憶去年歡意舞梁州塞鴈西來特地愁

重陽日宣州城樓宴集即席作

諸將說封侯短笛長歌獨倚樓萬事盡隨風雨去休
休戲馬臺南金絡頭催酒莫遲留酒味今秋似去秋
花向老人頭上笑羞羞白髮蓼花不解愁

雨中花

送彭文思使君

政樂中和夷夏宴喜官梅乍傳消息待新年勸計斷
送春色桃李成陰甘棠少訟又移旌戟念畫樓朱閣
風流高會頓冷談席西州縱有舞裙歌板誰共茗
邀棋敵歸來未得先露誰袖管絃催滴樂事賞心易
散良辰美景難得會須醉倒玉山扶起更傾春碧

醉落魄

舊有醉醒醒醉一曲云醉醒醒醉憑君會取
些滋味濃斟琥珀香浮蟻一入愁腸便有
陽春意須將幕席爲天地歌前起舞花前
睡從他兀兀陶陶裏猶勝醒醒惹得閑懽
悴此曲亦有佳句而多斧鑿痕又語高下

不甚入律或傳是東波語非也與蝸角虛
名解下癡條之曲相似疑是王仲父作因
戲作二篇呈吳元祥黃中行似能厭道二
公意中事

陶陶兀兀罇前是我華胥國爭名爭利休休莫雪月
風花不醉怎歸得 邯鄲一枕誰憂樂新詩新事因
閑適東山小妓携絲竹家裏樂天村裏謝安石

其二

陶陶兀兀人生無累何由得盃中三萬六千日悶損
旁觀我但醉落魄 扶頭不起還頽玉日高春睡
生足誰門可欵新芻熟安樂春泉玉醴荔支綠

親賢宅四

名酒

老夫止酒十五年矣到戎州恐惟瘴癘所侵
故晨舉一盃不相察者乃強見酌遂能作
病因復止酒用前韻作二篇呈吳元祥

陶陶兀兀人生夢裏槐安國教公休醉公但莫盞倒
垂蓮一笑是贏得 街頭酒賤民聲樂尋常行處逢
勸適醉看簷雨森銀燭我欲憂民渠有二千石

其二

陶陶兀兀醉鄉路遠歸不得心情那似當年日割愛
金荷一盃淡不拓 異鄉薪桂炊香玉摩挲經笥須
知足明年小麥能秋熟不管經霜點盡髮邊綠

又

蒼顏華髮故鄉歸路無因得舊交新貴音書絕唯有
家人猶作慇懃別 離亭欲去歌聲咽瀟瀟細雨涼
生頰淚珠不用羅巾裏彈在羅衣圍得見時說

踏沙行

茶詞

畫鼓催春蠻歌走向火前一焙爭春長低株摘盡到
高株高株別是閩溪樣 碾破春風香凝午帳銀瓶
雪袞翻起浪今宵無睡酒醒時摩圍影在秋江上

賞春

臨水天桃倚牆繁李長楊風掉青驄尾罇中有酒且

酬春更尋何處無愁地 明日重來落花如綺芭蕉

漸展山公啟欲將心事寄天公教人長壽花前醉

少年心

對景惹起愁悶染相思病成方寸是阿誰先有意阿
誰薄倖斗頓恁少喜多嗔 合下休傳音問你有我
我無你分似合歡桃核真堪人恨心兒裏有两箇人

又添字

心裏人人暫不見霎時難過天生你要憔悴我把心
頭從前鬼着手摩挲抖擻了百病銷磨 見說那厮
脾驚熱大不成我便與折破待來時鬲上與厮啜則

山谷正集 卷之十三
箇温存着且教推磨

步蟾宮

蟲兒真箇惡靈利惱亂得道人眼起醉歸來恰似出
桃源但目斷落花流水 不如隨我歸雲際共作箇
住山活計照清溪勻粉面插山花笑終勝風塵滋味

撲棹子

歸去來歸去來攜手舊山歸去來有人共對月罇壘
橫一琴甚處逍遙不自在 閑世界無利害何必向
世間甘幻愛與君釣晚煙寒瀨蒸白魚稻飯溪童供
筍菜

蝶戀花

海角芳菲留不住筆下風生吹入青雲去仙籍有名
天賜與致君事業安排取 要識世間平坦路當使
人人各有安身處黑髮便逢堯舜丰笑人白首耕南
畝

河傳

有士大夫家歌秦少游好殺人天不管之曲
以好字戲為之作

心情老懶對歌對舞猶是當時眼巧笑靚近我衰容
華鬢似扶着賣卜筮 思量好箇當年見催酒催更
只怕歸期短飲散燈稀背鎖落花深院好殺人天不
管

定風波

次高左藏使君韻

萬里黔中一漏天
屋居終日似乘船
及至重陽天也
霽催醉鬼門關
近蜀江前
莫笑老翁猶氣岸
君看
幾人白髮上華顛
戲馬臺前
追兩謝
馳射風情猶拍
古人肩

又

把酒花前欲問溪
問溪何事晚聲悲
名利往來人盡
老誰道溪聲今古有休時
且共玉人斟玉醕
休訴
笙歌一曲黛眉低
情似長溪長不斷
君看水聲東去
月輪西

又

小院難圖雲雨期
幽懽渾待賞花時
到得春來君却
去相誤不須言語淚雙垂
密約罇前難囑付
偷顧
手搓金橘歛雙眉
庭榭清風明月媚
須記歸時莫待
杏花飛

又次高左藏韻

自斷此生休問天
白頭波上泛膠船
老去文章無氣
味憔悴不堪驅使菊花前
聞道使君携將吏
高會
參軍吹帽晚風顛
千騎插花秋色暮
歸去翠娥扶入
醉時肩

又

晚歲鹽州聞荔枝赤英重墜壓欄枝萬里來逢芳意
歇愁絕滿盤空憶去年時 澗草山花光照座春過
等閑枯李又纍纍辜負寒泉浸紅皺銷瘦有人花病
損香肌

又

准擬堦前摘荔枝今年歇盡去年枝莫是春光斲料
理無比譬如痠瘡有休時 碧甃朱欄情不淺何晚
來年枝上報纍纍雨後園林坐清影蘇醒紅裳剝盡
看香肌

又

上客休辭酒淺深素兒歌裏細聽沉粉面不須歌扇

掩閑靜一聲一字揔關心 花外黃鸝能密語休訴
有花能得幾時斟畫作遠山臨碧水明媚夢為胡蝶
去登臨

客有两新鬟善歌者請作送湯曲因戲前二
物

歌舞闌珊退晚粧主人情重更留湯冠帽斜歌辭醉
去邀定玉人纖手自磨香 又得樽前聊笑語如許
短歌宜舞小紅裳寶馬一云醉裏還促歸朱戶閑人
睡夜來應恨月侵床

醜奴兒

得計許多時長醉賞月下花枝暴風急雨年年有金

籠鎖定鶯鷓燕友不被鷄欺
紅旆轉逶迤悔無計
千里追隨再來重縮瀘南印而今日下恹惶怎向日
永春逢

又

濟楚好得些憔悴損都是因它那回得句閑言語傍
人盡道你管又還鬼那人吵得過口兒嘛直勾得
風了自家是即好意也毒害你還甜殺人了怎生申
報孩兒

魚家傲

予嘗戲作詩云大葫蘆挈小葫蘆惱亂檀那
得便沾每到夜深人靜後小葫蘆入大葫

蘆又云大葫蘆乾枯小葫蘆行沾一往金
僊宅一往黃公壚有此通大道無此令人
老不問要與好兩葫蘆俱倒或請以此意
倚聲律作詞使人歌之為作漁家傲

踏破草鞋參到老等閑收得衣中寶遇酒逢花須一
笑重年少俗人不用嗔貧道是處青旗誇酒好醉
鄉路上多芳草提着葫蘆行未到風落帽葫蘆却纏
葫蘆倒

江寧江口阻風戲効寶寧勇禪師作古漁家
傲王環中云廬山中人頗欲得之試思索
才記四篇耳

萬水千山來此土本提心印傳梁武對朕者誰渾不
顧成死語江頭暗折長蘆渡面壁九年看二祖一
花五葉親分付隻履提歸葱嶺去君知否分明忘却
來時路

其二

三十年来無孔竅幾回得眼還迷照一見桃花參學
了呈法要無絃琴上單于調摘葉尋枝虛半老拈
花特地重年少今後水雲人欲曉非玄妙靈雲合破
桃花笑

其三

憶昔藥山生一虎華亭船上尋人渡散却夾山拈坐

具呈見處繫驢橛上合頭語千尺垂絲君看取離
鉤三寸無生路鷲口一橈親子父猶回顧瞎驢喪我
兒孫去

其四

百丈峯頭開古鏡馬駒踏殺重蘇醒接得古靈心眼
淨光炯炯歸來藏在袈裟影好箇佛堂佛不聖祖
師沉醉猶看境却與斬新提祖令方猛省無聲三昧
天皇餅

品令

送黔守曹伯達供備

敗葉霜天曉漸鼓吹催行棹栽成桃李未開便解銀

山谷正集 卷之十二
章歸去取麒麟圖畫要及年少 勸君醉倒別語恣
醒時道楚山千里暮雲鎮誰人懷抱記取江州司馬
座中最老

茶詞

鳳舞團團餅恨分破教孤令金渠體淨隻輪慢碾玉
塵光瑩湯響松風早減了二分酒病 味濃香永醉
香路成佳境恰如燈下故人萬里歸來對影口不能
言心下快活自省

喝火令

見晚情如舊交疎分已深舞時歌處動人心煙水數
千菟夢無處可追尋 昨夜燈前見重題漢上襟便

愁雲雨又難尋曉也星稀曉也月西沉曉也鴈行低
度不會寄芳音

青玉案

至宜州次韻上酬七兄

煙中一線來時路極目送歸鴻去第四陽關雲不度
山胡新轉子規言語正在人愁處 憂能損性休朝
暮憶我當年醉時句舊詩云我自只如常日渡水穿
雲心已許暮年光景小軒南浦同捲西山雨

又寅庵解萍實宰作今附此

行人欲上來時路破曉霧輕寒去隔葉子規聲暗度
十分酒滿舞裊歌袖沾夜無尋處 故人近送旌旗

山谷正集 卷之十二
暮但聽陽關第三句欲斷離腸餘幾許滿天星月看
人憔悴燭淚垂如雨

兩同心

巧笑眉顰行步精神隱隱似朝雲行雨弓弓樣羅鞵
生塵罇前見玉檻彫籠堪愛難親 自言家住天津
生小從人恐舞罷隨風飛去顧阿母教穿珠裙從今
去唯願銀缸莫照離罇

又

一笑千金越樣情深曾共結合懽羅帶終願効比翼
紋禽許多時靈利惺惺驀地昏沉 自從官不容針
直取而今你共人女邊著子爭知我門裏挑心記携

手小院回廊月影花陰

又

秋色遙岑粧淡情深儘道教心堅穿石更說甚官不
容針霎時間雨散雲歸無處追尋 小樓朱閣沉沉
一笑千金你共人女邊著子爭知我門裏挑心最難
忘小院回廊月影花陰

江城子

憶別

畫堂高會酒闌珊倚欄干霎時間千里關山常限見
伊難及至而今相見了依舊似隔關山 倩人傳語
問平安省愁煩淚休彈哭損眼兒不似舊時單尋得

山谷正集 卷之十三
石榴雙葉子憑寄與插雲鬢

又

新來曾被眼奚搐不甘伏恁拘束似夢還真煩亂損
心曲見面暫時還不見看不足惜不足不成歡笑
不成哭戲人目遠山蹙有分看伊無分共伊宿一貫
一文蹉十貫千不足萬不足

千秋歲

少游得謫嘗夢中作詞云醉卧古藤陰下了
不知南北竟以元符庚辰死於藤州光華
亭上崇寧甲申庭堅竄宜州道過衡陽覽
其遺墨始和其千秋歲詞

花遶花外記得同朝退飛騎軋鳴珂碎齊歌雲繞扇
趙舞風回帶嚴鼓斷盃盤狼籍猶相對 洒淚誰能
會醉卧藤陰蓋人已去詞空在兔園高宴悄虎觀英
遊改重感槩波濤萬頃珠沉海

又

世間好事恰恁厮當對尔夜永涼天氣雨稀簾外滴
香篆盤中字長入夢如今見也分明是 歡極嬌無
力玉軟花欹墜釵鬢袖雲堆臂燈斜明媚眼汗浹膏
騰醉奴奴睡奴奴睡也奴奴睡

憶帝京

銀燭生花如紅豆占好事如今有人醉曲屏深借寶

山名正集 卷之十一 十三
瑟輕招手一陣白蘋風故滅燭教相就 花帶雨水
肌香透恨啼輾轡聲曉柳岸微涼吹殘酒斷腸人依
舊鏡中銷瘦恐那人知後鎮把你來僞憇

贈彈琵琶妓

薄粧小靨閑情素抱着琵琶凝竚慢撚復輕籠切切
如私語轉撥割朱絃一段驚沙去 萬里嫁烏孫公
主對易水明妃不渡粉淚行行紅顏片片指下落花
狂風雨借問本師誰歛撲當曾住

黔州張倅生日

鳴鳩乳燕春閑暇化作綠陰槐夏壽筵舞紅裳睡鴨
飄香麝醉此洛陽人佐群深儒雅 况坐上玉麟金

馬更莫問鶯老花謝萬里相依千金爲壽未厭玉燭
傳清夜不醉欲言歸笑殺高陽社

離亭燕

次韻答黎功畧見寄

十載罇前談笑天祿故人年少可是陸沉英俊地看
即鎖窻批詔此處忽相逢潦倒禿翁同調 西顧卽
官湖渺事看庾樓人小短艇絕江空恨望寄得詩來
高妙夢去倚君傍胡蝶歸來清曉

歸田樂引

暮雨濛濛砌漏漸移轉添寂寞點點心如碎怨你又
戀你恨你惜你畢竟教人怎生是 前勸筭未已奈

向如今愁無計為伊聰俊銷得人憔悴這裏誚睡裏
誚睡裏夢裏心裏一向無言但垂淚

又

對景還銷瘦被箇人把人調戲我也心兒有憶我又
喚我見我嗔我天甚教人怎生受看承幸厮勾又
是罇前眉峯皺是人驚恠冤我忒攔就拚了又捨了
定是這回休了及至相逢又依舊

撼庭竹

宰太和日吉州城外作

嗚咽南樓吹落梅聞鴉樹驚飛夢中相見不多時隔
城今夜也應知一作人坐久水空碧山月影沉西

買箇宅兒住着伊剛不肯相隨如今却被天嗔你永
落鷄群受鷄欺空恁惡伶伊風日損花枝

下水船

總領神仙侶齊到青雲歧路丹禁風從咫尺諦聞天
語盡榮遇看即如龍變化一擲靈梭風雨真遊處
上苑尋春去芳草芊芊迎步幾曲笙歌櫻桃豔裏惟
聚瑤觴舉回祝堯齡萬萬端的君恩難負

望遠行

勾尉有所眄為太守所猜兼此生有所愛住
馬湖馬湖出丁香核荔支常以遺生故戲
及之

自見來虛過却好時好日這訑尿粘膩得處煞是律
據眼前言定也有十分七八寃我無心除告佛
人閑底且放我快活得便索些別茶祇待又怎不遇
偎花映月且與一班半點只怕你沒了香核

鷓山溪

山圍江暮天鏡開晴絮斜影過梨花照文星老人星
聚清罇一笑歡甚却成愁別時襟餘點點疑是高唐
雨無人知處夢裏雲歸路回鴈晚風清鴈不來啼
鴉無數心情老懶尤物解宜人春盡也有南風好便
迴帆去

贈衡陽妓陳湘

鴛鴦翡翠小小思珍偶眉黛歎秋波儘湖南山明水
秀俇俇傷傷恰近十三餘春未透花枝瘦政是愁時
候尋芳載酒肯落誰人後只恐晚歸來綠成陰青
梅如豆心期得處每自不隨人長亭柳君知否千里
猶回首

至宜州作寄贈陳湘

稠花亂藥到處撩人醉林下有孤芳不忽忽成蹊桃
李今年風雨莫送斷腸紅斜枝倚風塵裏不帶塵風
氣微嗔又喜約略知春味江上一帆愁夢猶尋歌
梁舞地如今對酒不似那回時書謾寫夢來空只有
相思是

又

山明水秀盡屬詩人道應是五陵兒見衰翁孤吟絕
倒一觴一詠瀟洒寄高閑松月下竹風間試想為襟
抱 玉關遙指萬里天衢杳筆陣掃秋風瀉珠璣琅
琅皎皎卧龍智略三詔佐昇平煙塞事玉堂心頻把
菱花照

洞仙歌

瀘守王補之生日

月中丹桂自風霜難老閱盡人間盛衰草望中秋才
有幾日十分圓霾風雨雲表常如永晝 不得文章
力白首防秋誰念雲中上功守正注意得人雄靜掃

河西應難指五湖歸棹問持節馮唐幾時來看再策
勲名印窠如斗

促拍蒲路花

往時有人書此詞於州東酒肆壁間愛其詞
不能歌也二十年前有醉道士歌於廣陵
市中群小兒隨歌得之乃知其為促拍蒲
路花也俗子口傳加釀鄙語政敗其好處
山谷老人為錄舊文以告深於義味者

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黃塵車馬道獨清閑自然
爐鼎虎繞與龍盤九轉丹砂就琴心三疊藥宮看舞
胎仙 任萬釘寶帶貂蟬富貴欲熏天黃梁炊未熟

山名正集 卷之十二 十一
夢驚殘是非海裏直道作人難袖手江南去白蘋紅
蓼又尋湓浦廬山

水調歌頭

春行

瑤草一何碧春入武陵溪溪上桃花無數枝上有黃
鸝我欲穿花尋路直入白雲深處浩氣展虹蜺祇恐
花深裏紅霧濕人衣坐玉石倚玉枕拂金徽謫仙
何處無人伴我白螺盃我爲靈芝仙草不爲絳唇丹
臉長嘯亦何爲醉舞下山去明月逐人歸

又

落日塞垣路風勁戛貂裘翩翩數騎閑獵深入黑山

頭極目平沙千里唯見凋弓白羽鐵面駿驂騶隱隱
望青冢特地起閑愁漢天子方鼎盛四百州王顏
皓齒深鎖三十六宮秋堂有經綸賢相邊有縱橫謀
將不減翠蛾羞戎虜和樂也聖主永無憂

滿庭芳

詠茶

北苑龍團江南鷹爪萬里名動京關碾深羅細瓊蘂
暝生煙一種風流氣味如甘露不染塵凡纖纖捧水
甕瑩玉金縷鷓鴣斑相如方病酒銀瓶蟹眼波怒
濤翻爲扶起罇前醉玉頰山飲罷風生兩腋醒竟到
明月輪邊歸來晚文君未寢相對小窻前

又竄易前詞

北苑春風方圭圓壁萬里名動京關碎身粉骨功合
上凌煙罇俎風流戰勝降春睡開拓愁邊纖纖捧熬
波濺乳金縷鷓鴣班 相如方病酒一觴一詠賓友
群賢爲扶起罇前醉玉頰山搜攪胃中萬卷還傾動
三峽詞源歸來晚文君未寢相對小粧殘

又

明眼空青忘憂萱草翠玉閑淡梳粧小來歌舞長是
倚風光我已逍遙物外人寃道別有思量難忘處良
辰美景襟袖有餘香 死央頭白早多情易感紅蓼
池塘又須得罇前席上成雙些子風流罪過都說與

明月空牀難拘管朝雲暮雨分付楚襄王

又

初縮雲鬟才勝羅綺便嫌柳巷花街占春才子容易
託行媒其奈風流債負煙花部不免差排劉郎恨桃
花片片流水惹塵埃 風流賢太守能籠翠羽宜醉
金釵且留取垂楊掩映廳堦直待朱幡去後從伊便
帘襪弓鞋知恩否朝雲暮雨還向夢中來

又

脩水濃清新條淡綠翠光文映虛亭錦鴛霜露荷徑
拾幽蘋香渡欄干屈曲紅粧映薄綺踈檣風清夜橫
塘月滿水淨見移星 堪聽微雨過嬾藻荇瑣碎

浮萍便移轉胡床湘簟方屏練靄鱗雲旋滿聲不斷
簷響風鈴重開宴瑤池雪沁山露佛頭青

醉蓬萊

對朝雲靉靄暮雨霏微翠峯相倚巫峽高唐鎖楚宮
佳麗画戟移春靚粧迎馬向一川都會萬里投荒一
身弔影成何勸意 盡道黔南去六尺五望極神州
萬里煙水罇酒公堂有中朝佳士荔頰紅深麝臍香
滿醉舞裊歌袂杜宇催人聲聲到曉不如歸是

又竄易前詞

對朝雲靉靄暮雨霏微翠峯相倚巫峽高唐鎖楚宮
佳麗蘸水朱門半空霜戟自一川都會虜酒千盃夷

歌百轉迫人垂淚 人道黔南去天尺五望極神京
萬種煙水懸榻相迎有風流千騎荔臉紅深麝臍香
滿醉舞裊歌袂杜宇催人聲聲到曉不如歸是

逍遙樂

春意漸歸芳草故國佳人千里信沈音杳雨閨煙光
晚景澄明極目危欄斜照夢當年少對罇前上客鄒
枚小鬢燕趙共舞雪歌塵醉裏談笑 花色枝枝爭
好鬢絲年年漸老如今遇風景空瘦損向誰道東君
幸賜與天幕翠遮紅逸休休醉鄉岐路華胥蓬島

晝夜樂

夜深記得臨歧語說花時歸來去教人每日思量到

處與誰分付其奈寃家無定據約雲朝又還雨暮將
淚入鴛衾揔不成行步元來也解知思慮一封書
深相許情知玉帳堪歡爲向金門進取直待腰金拖
紫後有夫人縣君相與爭奈會分踈沒嫌伊門路

念奴嬌

八月十七日同諸生步自永安城樓過張寬
夫園待月偶有名酒因以金荷酌衆客客
有孫彥立善吹笛援筆作樂府長短句文
不加點

斷虹霽雨淨秋空山染修眉新綠桂影扶踈誰便道
今夕清輝不足萬里青天常娥何處駕此一輪玉寒

光零亂爲誰偏照醺年少隨我追涼晚尋幽徑遶
張園森木醉倒金荷家萬里難得罇前相屬老子平
生江南江北最愛臨風笛孫郎微笑坐來聲噴霜竹
看花回

茶詞

夜永蘭堂醺飲半倚頰玉爛熳陸細墮履是醉時風
景花暗燭殘懽意未闌舞燕歌珠成斷續催茗飲旋
煖寒泉露井餅竇響飛瀑纖指緩連環動觸漸泛
起滿甌銀粟香引春風在手似粵嶺閩溪初采盈掬
暗想當時探春連雲尋篁竹怎歸得鬢將老付與盃
中綠

水龍吟

黔守曹伯達供備生日

早秋明月新圓漢家戚里生飛將青驄寶勒綠沉金
鎖曾隨天仗種德江南宣威西夏合宮陪享况當年
定計昭陵與子勲勞在諸公上 千騎風流年少暫
淹留莫孤清賞平坡駐馬虛弦落鴈思臨虜帳遍舞
摩圍遙歌彭水拂雲驚浪看朱顏綠鬢封侯萬里寫
凌煙像

惜餘懽

茶詞

時美景正年少賞心頻啟東閣芳酒載盈車喜朋

侶簪合盃觴交飛勸酬獻正酣飲醉主公陳榻坐來
爭奈玉山未頹興尋巫峽 歌闌旋燒絳蠟况漏轉
銅壺煙斷香鴨猶整醉中花借纖手重挿相將扶上
金鞍驥褭碾春焙願少延懽洽未須歸去重尋艷歌
更留時霎

沁園春

把我身心爲伊煩惱算天便知恨一回相見百方做
計未能偎倚早覓東西鏡裏拈花水中捉月覩着無
由得近伊添憔悴鎮花銷翠減玉瘦香肌 奴兒又
有行期你去即無妨我共誰向眼前常見心猶未足
恁生禁得真箇分離地角天涯我隨君去掘井爲盟

山谷正集 卷之十二
無改移君須是做此兒相度莫待臨時

重刻黃文節山谷先生文集卷之十二終

重刻黃文節山谷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正集

宋太史分寧黃庭堅魯直著
明後學莆中方 沆子及校
里人周希令子儀編

序

胡宗元詩集序

士有抱青雲之器而陸沉林臯之下與麋鹿同羣與
草木共盡獨託於無用之空言以爲千歲不朽之計
謂其怨邪則其言仁義之澤也謂其不怨邪則又傷
已不見其人然則其言不怨之怨也夫寒暑相推草
木與榮衰鳥慶榮而弔衰其鳴皆若有謂候蟲是也
不得其平則聲若雷霆澗水是也窈窕無聲以宮商

山谷正集 卷之十三
考之則動而中律金石絲竹是也維金石絲竹之聲
國風雅頌之言似之澗水之聲楚人之言似之至於
候蟲之聲則末世詩人之言似之今夫詩人之玩於
詞以文物爲工終日不休若舞怨一作世之不知者以
待世之知者然而其喜也無所於逢其怨也無所於
伐能春能秋能雨能暘發於心之工伎而好其音造
物者不能加焉故余無以命之而寄於候蟲烏清江
胡宗元自結髮迄于白首未嘗廢書其曾次所藏未
肯下一世之士也前莫輓後莫推是以窮於丘壑然
以其耆老於翰墨故後生晚出無不讀書而好文其
卒也子弟門人次其詩爲若干卷宗元之子遵道嘗

與予爲僚故持其詩來求序于篇首觀宗元之詩好
賢而樂善安土而俟時寡怨之言也可以追次其平
生見其少長不倦忠信之士也至於遇變而出奇因
難而見巧則又似于所論詩人之態也其興託高遠
則附于國風其忿世疾邪則附于楚辭後之觀宗元
詩者亦以是求之故書而歸之胡氏

畢憲父詩集序

河南畢公憲父以事功知名治郡甚得民所去民思
之然不知其能詩也憲父沒後其子平仲得其平生
詩若干篇以示豫章黃庭堅且曰爲我序其先後之
次庭堅持歸讀之三日夜漏常下三十刻所乃盡得

其所謂因以郡縣爲類少壯者艾爲次秩序爲三卷
歸使藏其家而告之曰此公自以爲不逮其意故未
嘗多以示人也者庭堅實始以吏事至於廬陵奉簿
領上府比它吏屢得燕見聽說條理貫穿六藝百家
下至安成虞初之記射匿候歲種魚相蠶之篇鼻嚏
耳鳴之占劾召鬼物之書無不口講指畫使疑者冰
開虛心者滿懷歸而未嘗不歎也今觀公詩如聞荅
問之聲如見待問之來按其筆語皆有所從來不虛
道非博極羣書者不能讀之昭然公世家吏治與所
蘊崇不爲人知庭堅旣作銘詩刻之下宮又論其學
問如此載之家集

王定國文集序

元城王定國灑落有遠韻才器度越等夷自其少時
所與游盡丈人行或其大父時客也生長富貴其嗜
好皆老書生事而不寒乞諸公多下之其爲文章初
不自貴琮如落涕唾時出奇壯語驚天下士坐大臣
子不慎交游奪官流落嶺南更折節自刻苦讀諸經
頗立訓傳以示意得其作詩及它文章不守近世師
儒繩尺規摹遠大必有爲而後作欲以長雄一世雖
未盡如意要不隨人後至其合處便不減古人定國
富於春秋崎嶇嶺海去國萬里脫身生還邂逅江濱
斗酒相勞苦但以罪大責輕未有以報君爲言鬱然

發於文藻未嘗私自憐此其志未易爲俗人道之王
良秣驥子而問途氣已無萬里矣恐觀者以爲定國
之所以垂世傳後者如是而已故爲序見之定國名
輩文正公之孫懿敏公之子癸亥八月壬辰序

小山集序

晏叔原臨淄公之莫子也磊隗權竒踈於顧忌文章
翰墨自立規摹常欲軒輕人而不受世之輕重諸公
雖愛之而又以小謹望之遂陸沈於下位平生潛心
六藝玩思百家特論甚高未嘗以沽世余嘗恠而問
烏曰我槃跚敦率猶獲罪於諸公憤而吐之是唾人
面也乃獨嬉弄於樂府之餘而寓以詩人句法清壯

頓挫能動搖人心士大夫傳之以爲有臨淄之風爾
罕能味其言也余嘗論叔原固人英也其癡亦自絕
人愛叔原者皆愠而問其目曰仕宦連蹇而不能一
傍貴人之門是一癡也論文自有體不肯一作新進
士語此又一癡也費資千百萬家人寒飢而面有孺
子之色此又一癡也人百負之而不恨已信人終不
疑其欺已此又一癡也乃共以爲然雖若此至其樂
府可謂狹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其合者高唐洛神
之流其下者豈減桃葉團扇哉余少時間作樂府以
使酒玩世道人法秀獨罪余以筆墨勸淫於我法中
當下犁舌之獄特未見叔原之作耶雖然彼富貴得

意室有倩盼慧女而主人好文必當市購千金家求善本曰獨不得與叔原同時耶若乃妙年美士近知酒色之娛苦節臞儒晚悟裙裾之樂鼓之舞之使宴安酖毒而不悔是則叔原之罪也哉

陳公廩說病詩序

熙寧丁巳五月河北路轉運副使尚書金曹陳公知儉公廩出按部大河左並海而還衝暑飲冷愛護小失宜而得赤目疾其初可以調御膳飲時節起居而無疾也創之歎蚤愈故中更兩醫而例無善狀其治劑皆大寒蒙翳左目幾廢司明之官而已迺寤盡逐諸醫屏去湯熨之齊還藥其本蓋十數日而後平因

說身疾為人破迷列爲十章邪徑旁行至於大道司南旣正四方晏然歷階升堂親履實地不立正位寂寥無依此所謂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形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者也

龐安常傷寒論後序

龐安常自少時善醫方爲人治病處其生死多驗名傾江淮諸醫然爲氣任俠鬪鷄走狗蹴鞠擊毬少年豪縱事無所不爲博奕音技一工所難而兼能之家富多後房不出戶而所欲得人之以醫聘之也皆多陳其所好以順適其意其來也病家如市其疾已也君脫然不受謝而去之中年乃屏絕戲弄閉門讀書

山谷正集 卷之十三 五
自神農皇帝經方扁鵲八十一難靈樞甲乙葛洪所
綜緝百家之言無不貫穿其簡策紛錯黃素朽蠹先
師或失其讀學術淺陋私智穿鑿曲士或竄其文安
常悉能辨論發輝每用以視病如是而生如是而不
治幾乎十全矣然人以病造不擇貴賤貧富便齋曲
房調護以寒暑之宜珍膳美饌時節其飢飽之度愛
其老而慈其幼如痛在己也未嘗輕用人之疾嘗試
其所不知之方蓋其輕財如糞土而樂義耐事如慈
母而有常似秦漢間游俠而不害人似戰國四公子
而不爭利所以能動而得意起人之疾不可縷數它
日過之未嘗有德色也其所論著傷寒論多得古人

不言之意其所師用而得意於病家之陰陽虛實今
世所謂良醫十不得其五也余始欲掇其大要論其
精微使士大夫稍知之適有心腹之疾未能率然
未嘗游其庭者雖得吾說而不解誠加意讀書書則
過半矣故特著其行事以爲後序云其前序海上道
人諾爲之故虛右以待

道臻師畫墨竹序

墨竹出於近世不知其所師承初吳道子作畫超其
師揚惠之於山川崖谷遠近形勢虎豹蛇龍至於蟲
蛾草木之四時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之神物軍
陳戰鬪斬馘犇北之象運筆作卷不加丹青已極形

似故世之精識博物之士多藏吳生墨本至俗子乃
 銜丹青耳意墨竹之師近出於此往時天章閣待制
 燕肅始作生竹超然免於流俗近世集賢校理文同
 遂能極其變態其筆墨之運疑鬼神也韓退之論張
 長史喜草書不治它技所遇於世存亡得喪亡聊不
 平有動於心必發於書所觀於物千變萬化可喜可
 愕必寓於書故張之書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
 後世與可之於竹殆猶張之於書也嘉州石洞講師
 道臻刻意尚行欲自振於溷濁之波故以墨竹自名
 然臻過與可之門而不入其室何也夫吳生之超其
 師得之於心也故無不妙張長史之不治它技用智

不分也故能入於神夫心能不牽於外物則其天守
 全萬物森然出於一鏡豈待含墨吮筆槃礴而後為
 之哉故余謂臻欲得妙於筆當得妙於心臻問心之
 妙而余不能言有師範道人出於成都六祖臻可持
 此往問之

翠巖真禪師語錄序

石霜山中有三角虎孤游獨坐萬木生風至於千里
 無人草深一丈有一人料其頭而得道是為黃龍慧
 南有一人履其尾而得道是為翠巖可真南之子孫
 江西湖南若揭日月而真得子晚所乳之子是為滿
 山道人慕喆林棲谷隱堅密深靜霜露果熟諸聖推

山谷正集 卷之十三 七
出枯木朽株雲行雨施然後翠巖之道光明蓋翠巖
之入石霜遠遭一吼凡聖情盡參承浴決徹佛徹祖
行住坐臥亘古亘今行川之水無不盈之科走盤之
珠無可留之影十聖三賢當路亦須草偃風行四方
八面俱來無不投戈散地金章玉句具在可知然明
月夜光多逢按劍陽春白雪難爲賞音維黃龍罷參
之容必遣之曰百鍊真金直須入翠巖鑪鞴今坐鎮
諸方龍吟虎嘯者無不稱翠岩室中之句公接大根
器凡夫而叢林號爲真點脰者蓋同門數老雖目視
眈眈文采炳煥似從慈明法窟中來實不解石霜上
樹之機耳各慶同躋不妨殊調冷灰爆豆聊爲解嘲

云耳

雲居祐禪師語錄序

佛言我於一切法無執報得常光一尋身真金色乃
至三十二大人相八十種隨形好一一皆對妙因固
知釋迦老子不會祖師禪今有人灰頭土面而種種
光明遍照卑濕重遲而進道猛利超過百萬阿僧祇
劫哆哆啾啾而法音如雷如霆慧辯如雲如雨跛跛
挈挈而十二時中遍往十方國土調伏衆生如來油
花脫子全無用處不可是超佛知見倒用如來印也
此語若傳山北山南必且懷疑起諍若問是誰但向
道是雲居祐老子若有人問言句內識此老子言句

外識此老子不可道不即言句不離言句對諸方說
如來禪也我觀此老子雖不設陷虎之機大空升堂
小空入室雖不結羨魚之網鳥鵲遷巢龍蛇避宅子
湖狗口裏刺得手祕魔巖义下有出身路所以鏡有
山鬼之形妙於不見骨銜波旬之鏃本自無瘡若人
信得及萬株杉裏方藏影若信不及五老峯前又出
頭此老子是無爲無事人何須鄙夫百千偈贊諸人
還會麼巨鼇莫戴三山去五欲蓬萊頂上行

大瀉喆禪師語錄序

喆禪師烹佛祖鑪鞞鍛十地鉗推坐大瀉山孤峯萬
仞倒用魔王之印追大軍於藕絲孔中全提金翅之

威取毒龍於生死海底擊毒塗鼓死却偷心傳法蝮
蛇命與雪山藥吐却室中密語野狐涎若相如之壁
無瑕不但二十五城十方一契盡爲祖荼驢負麟角
羊蒙虎皮來者崢嶸皆納敗闕向瀉山去者合如是
去從瀉山來者吾則有以驗之昔石霜山中生二虎
其一爲黃蘗南其一爲翠岩真黃蘗之虎乳數子皆
哮吼一方弭伏百獸而翠岩之虎生一變是爲喆禪
師余不能盡贊其道而以印於余心者書之瀉山語
錄之後後世僧中有董狐深知正法眼藏之樞紐能
持直筆使雅頌各得其所必將有取於斯文

翠巖悅禪師語錄後序

翠巖悅禪師者青山白雲開遮自在碧潭明月撈漈
方知鐵石霜崖強弓劈箭不受然燈記自提三印正
宗假令古佛出湏下一推定當前則激惠南老子出
泐潭死水而印慈明後則勸祖心禪師撥大愚寒灰
而見黃蘗看儂兩著雖天下碁客受先破此一塵與
四海禪宗點眼有懷疑者是不肯山谷道人擬款全
提且救取無爲居士

福州西禪暹老語錄序

佛以無文之印寥付摩訶迦葉二十八傳而至中夏
初無文字言說可傳可說真佛子者即付即受必有
符證印空同文於其契會雖達磨面壁九年實爲二

祖鑄印若其根器不爾雖親見德山捧如雨點付與
臨濟天下雷行此印陸沉終不傳也今其徒所傳文
字典要號爲一四天下品盡世間竹帛不能載也蓋
亦如蟲蝕木實主相當偶成文爾若以爲不然者今
有具世間智得文字通者自可閉戶無師讀書十年
刻菩提印而自佩之矣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
非其人道不虛行怡山暹老初寄瓶鉢於古田時人
不識也曾福州子固拔於稠人之中授以西禪而道
俗皆與之團蒲曲几於今十二年矣暹之徒淨圓以
其言句求予爲序引予問淨照禪師以爲其人有道
心知子莫若父也聞予此言必不驚也至於錄開堂

升座之語以續祖燈則其門人之志也

重刻黃文節山谷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重刻黃文節山谷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正集

宋太史分寧黃庭堅魯直著

明後學莆中方 沆子及校

記 里人周希令子儀編

仁宗皇帝御書記

臣其元祐中待罪太史氏竊觀金匱石室之書論載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有二年幼小遂生至於耆老安
樂田里不憂不懼百姓皆如芻狗無謝生之心又言
上天德純粹無聲色畋游之好平居時 御筆墨尤
喜飛白書一書之成左右扶持爭先乞去稍稍散落
人間慶雲景星光被萬物士大夫家或得隻字片紙

山谷正集 卷之十四
相與傳玩比於河圖洛書敬愛所在如臨父母比豈
與周人思召伯愛其甘棠同年而語哉恭惟 昭陵
復土重四十年至今父老言之未嘗不嘔涕後生聞
說前朝事無不踊躍恨不身當其時嗚呼可謂有德
君子者耶竊嘗深求太平之源而 仁祖在位時未
嘗出竒變古垂衣拱手以天下之公是非 退大臣
而百官脩職四夷承風臣亦不能識其所 然故秘
閣校理臣張公裕所藏書其子臣浩以二 味冒
論著如此譽天地之高厚贊日月之光華臣自知其
不能也

伯夷叔齊廟記

伯夷叔齊墓在河東蒲坂雷首之陽見於水經地志
可考不妄其即墓為廟則不知所始以二子之賢意
其為唐晉之典祀也舊矣元祐六年予同年進士臨
菑王闢之為河東縣政成乃用四年九月大享赦書
以公錢七萬及廢徹淫祠之屋作新廟凡三十有二
楹貴德尚賢聞者興起貌象祠器皆中法程某月某
甲子有事於廟乃相與謀記歲月乞文於豫章黃庭
堅謹按伯夷叔齊有國君之二子逃其國而不有者
也予嘗求其說伯夷之不得立也其宗與國人必有
不說者矣叔齊之立也其宗與國人必有不說者矣
於是時紂又在上虐用諸侯則二子之去亦以避紂

耶二子雖去其國其社稷必血食如初也雖不經見以曹子臧吳季札之傳考之意其若是也故孔子以爲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身中清廢中權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又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孟子以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此則二子之行也至於諫武王不用去而餓死則予疑之陽夏謝景平曰二子之事凡孔子孟子之所不言可無信也其初蓋出莊周空無事實其後司馬遷作史記列傳韓愈作頌事傳三人而空言成實若三家之

學皆有罪於聖人者也徒以文章擅天下學者又弗深考故從而信之以予觀謝氏之論可謂篤信好學者矣然可爲智者道也予觀今之爲吏愒日玩歲及爲政者鮮矣政且不舉又何暇於教民今河東爲縣吏治庸敏政成而舉典祀以教民可謂知本矣故樂爲之書并書予所聞二子事以告來者

鄂州通城縣學資深堂記

通城縣學官資深堂前縣令臨川鄒君餘損道之所作也通城故崇陽之聚也民病於隸崇陽求專達於武昌故熙寧五年詔割崇陽之三鄉爲通城縣以六安曹君爲吏嚴能知所先後其作邑民勸趨之官府

山谷正集 卷之十四 三
足以鳩民則致力於學官因其溪山之陽作夫子廟
奚及諸生之舍以待其秀民興焉未遑教事而曹君
去由是閱數令方貸民出子錢併役兼任而藏其宦
庸之竒以為最歲上丁釋奠府史執事趣如令則止
及令東平王君定民佐才之時病其邑子之不學頗
理曹君之緒執經以待問而士不至雖然曹君之功
不遂隳墮亦王君之力也鄒君始下車聞艾城戴君
輿耆艾有德而明經術以書幣聘焉戴君至而士大
夫有所矜式鄒君曰講堂者利於羣居而不利於燕
居使賢者退而與諸生雜處吾懼賢者之不安席也
乃因民之餘力而作斯堂於是投耒耜而挾書棄惰

游而受業者日至焉頃之夙夜于其家者知貴老出
入于其鄉者知尚齒于市于田見儒衣者皆肅然父
老乃相與歎曰毀我財而成我子弟勞我力而逸我
耆老蓋學之功耶繼鄒君者臨川吳君履中與權吳
君發政甚愛民而論政先養士其獄犴平矣曰此俗
吏之所能也於是復以書幣聘海昏李君亮采李君
應之則與李君分職曰子典其教事而我知其政李
君力學以待舉修己以致人士皆樂好之吳君公事
退則來燕于堂左經右律靡日不勤凡宮室不能風
雨器用不可薦羞皆彌縫補苴使無憾於是通城之
學可以責士之不来而士得師友並興於學矣夫性

者民所自有也彼其怙富滅德放貧爲濫強有力者
器柔良者不立豈獨民之罪哉長上不勸學也今自
曹君以來有勸學之心而猶待四人然後其政行善
政之難也如此夫昔者鄒君甚愛斯堂嘗以書抵京
師求予記之會予不暇及是吳君爲之請焉予謂鄒
君者名斯堂不空語諸生從事焉不可不知也淺聞
寡見者之教也不能引之至於道故學者皆得一而
暖暖姝姝彼其得一也非自得之故也孟子曰君子
深造之以道欲自得之也見異端而不能弗畔居之
不安也趨下流而失其本資之不深也今夫水決之
東則東流決之西則西流背原而往矣左之右之而

當逢其原亦必有道矣夫教者欲速效而不使人自
得之學者欲速化而不求自得之皆孟子之罪人也
故表章鄒君之意以曉諸生若夫挈楹計工述其襟
帶溪山之觀則非兩令之屬予者故不書

閬州整暇堂記

無事而使物物得其所可以折千里之衝之謂整有
事而以逸待勞以實擊虛彼不足而我有餘之謂夫
不素備而應卒可以徼幸於無患而其顛沛狼戾者
十常八九也豈唯人事哉天之於物疾風震雷伏於
土中者皆萌動然後阜蕃而成夏落其實而祐其枝
然後閉塞而成冬夫惟整故能暇上天之道也昔者

晉欒鍼使於楚楚執政問晉國之勇對曰好以衆整
又問如何曰好以暇雖晉楚爭盟務以辭相勝充其
情楚豈能與中國抗衡哉今之郡守古諸侯也提千
里之兵以守關要平居燕安拙者奉三尺而有餘至
於倉卒變故巧者應事機而不足此惟不知素整暇
故也滎陽魯侯仲修 仁宗時御史中丞魯公家也
儒素有風力其家法存焉爲閩中太守知學問焉治
民之源知恭儉爲勸學之路先本後末右經而左律
在官二年內明而外肅吏畏而民服乃作堂以燕樂
之表裏江山不知風雨於以燕賓客講問闕遺沈沈
翼翼千里之觀也堂成而魯侯甚愛之問名於江南
黃某其曰若魯侯可謂能整能暇矣故名之曰整暇
所以美其成功而勸其未至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
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可謂能整
矣又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魚鼈膾鯉侯
誰在矣張仲孝友可謂能暇矣前所叙說以告後人
後作賦詩以爲魯侯壽故并記之

冀州養正堂記

冀州古信都有漢馬安平侯國地當河漳之間一都
會民習憤悻任俠自武四方游手之民囊橐其間不
事本業其滯俗猶班班見於載籍無名山大川以爲
要關其地四戰之國也自中原有事於兵革此邦未

山行正集 卷之十四
聳不與鳥故其民空匱憔悴甚於他州我聖人撫有四海天下屬安丁壯耕耒老弱不任事百有餘年而民未知休息生養之利歲一艱食可望以恩義者不能相救蓋其地產瘠鹵人不根著故爾於今焉州在國北門堅壁重兵樓櫓險壯外夷賓客朝賀有期會所由出入故守者常用士大夫之選元豐元年十一月詔用扶風魯侯魯侯忠信豈弟不鄙其州拊循鰥寡動用禮法民奮于田士興于學迺違暇於燕息之地太守居故有便堂權輿於都水藍昌言仲謨而魯侯爲築屋四旁與堂周旋風雨寒暑有所遷就而堂事告備魯侯隱几以休詩書酌酒以御賓客巾履猶

佯木陰鳥語之中思所以爲邦之本而有得焉謂其堂曰養正是在易之頤正吉觀頤自求口實者也齊王之子亦人子也居富貴之養而氣體與人殊况能自求其心居天下之廣居則其所養宜何如呼於埳澤之門者非宋君也而聲似之以其居相似也其居與古人相似而病不及古人吾則不信也夫唯不言不笑不取是非物之情飄風暴雨天地不能持久也未同而言脅肩諂笑苟可以得車所治每下而不耻者吾不知也至於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彼其中必有以信之詩云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夫事其事而小大得情語默當物齋心服形於宮庭屋漏之

山名正集 卷之十四 七
間而民氣和於耕桑隴畝之上彼其於性命之情必
有不斲於規矩準繩而正者焉嘉魯侯之不鄙其州
知律民者在已得已者在心其居民上不以一日忘
所以養源者故極言其致遺魯侯鑿石壁間使信都
之士師魯侯之好學以成其材其民知魯侯之用心
而勸其事又使來者得監觀焉魯侯名有開字元翰
簡肅公之子能世其家者也

北京通判廳賢樂堂記

待外物而適者未得之憂人之先之也既得之憂人
之奪之也故雖有榮觀得之亦憂失之亦憂無時而
樂也自適其適者無累於物物之去來未嘗不樂也

故古之人觀乎儻來若寄於我如浮雲之外物亦正
其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常山
賈春卿來佐北都留守政成有暇日始作新堂治燕
息之地豫章黃庭堅名之曰賢樂其義盖以謂去前
日之上庫下陋塵濛蛛絲隅角黠闇烏鼠之宅而爲
今日之軒楹高明戶牖通達便齋曲房兩宜寒暑并
陰高槐風聽脩竹賓僚尊酒笑語詩書是宜爲賢者
有也春卿遂以名堂而屬爲記黃庭堅曰魏都國北
門上佐也事無所不關決雖留守大人鉅公游刃於
無事內外晏然而十三縣之政日交於前簿書期會
幾於不勝聽也加以外夷賓客之道濁河隄防之守

山谷正集 卷之十四
呼吸變故不擇時節舉別都會府號爲難治者皆出大名下故異時任此責者以夜繼晝爲吏牘所埋沒不得出氣雖親戚慶吊人情所不能休者有不暇顧省至其解官去而後已今春卿辦了公家事小大斬斬又有力以燕樂親戚僚友講問缺遺則斯堂之主人不既賢乎夫人之賢豈有類哉德每進而終無已者也我名斯堂旣嘉主人賢又以爲來者之勸也春卿名青故太尉侍中魏公子也精敏通事情見首知尾自其少時老姦吏不敢弄以事嘗以使節京西吏畏其明其失職以議法不合不以不稱職也其於政事天材絕人遠甚不以其能驕人好賢不倦不爲得

失顧計者也

忠州復古記

忠州漢巴郡之臨江墊江縣也其治所在臨江故梁以爲臨州後周以爲南賓郡唐貞觀八年始爲忠州其地荒遠瘴癘近臣得罪多出爲刺史司馬故劉尚書以刺史貶一年死陸宣公以別駕貶十年死李忠懿公以刺史居六年白文公以刺史居二年其後喜事者以四公俱賢圖象爲四賢閣故相贈司徒鄭州刺史南華劉晏士安故相贈兵部尚書嘉興陸贄敬輿中書侍郎平章事贈司徒安邑李吉甫宏憲刑部尚書致仕贈右僕射下邳白居易易樂天由開元以來

訖于會昌四君子相望凜然猶有生氣忠民常以此
自負而郡守至者必矜式焉紹聖二年正月知州事
營丘王君闢之聖涂下車問民疾苦曰吏驚而民困
故聖涂爲州拊養柔良知其飽饑鉏治姦猾幾於傷
手治聲翕然邑中豪吏故時受賕舞文法者相與謀
曰屬且無類即以智籠小駭吏群訴於部使者聖涂
不爲變日歎曰白頭老翁安能錄錄畏吏苛民耶亦
會部使者審吏爲姦而聖涂治郡政成時休車騎野
次啟問故老訪明賢之逸事而三君之政寂寥無聞
蓋士安既賜死而敬輿別駕不治民宏憲雖在州六
年亦嘿耳樂天由江州司馬除刺史爲稍遷故爲郡

最豫暇有聲迹又其在州時詩見傳東樓以宴賓佐
西樓以嗽鳴玉溪登龍昌上等以望江南諸山張樂
巴子臺以會竹枝歌女東坡種花東澗種柳皆相傳
識其處所於是一花一竹皆放於詩復其舊貫種荔
支數百株移木連且十本忠於一時遂爲三峽名郡
聖涂乃以書誇涪翁曰爲我記之涪翁曰聖涂急鯨
寡之病使遠方民沐浴縣官之澤可謂知務矣掃除
四賢之室思欲追配古人可謂樂善矣樂天去忠州
於今爲二百七十有九年在官者鯁鯁然常憂瘴癘
之病已數日求去故樂天之道事蕪沒欲盡聖涂齊
人也蓋不能巴峽之風土又其擊強撥煩材有餘地

而晚暮為遠郡守乃能慨然不倦興舊起廢使郡中
池觀花竹鬱然如元和己亥時追樂天而與之友聖
涂於是賢於人遠矣聖涂為州之明年六月而涪翁
為之記

吉州廬陵縣令題名記

昔皇甫湜持正言廬陵戶餘二萬有地三百里縣當
刺使理所今日兩趨衙退則祗承錄判將校事相關
臨煩言易生煩事難專於今戶籍踈稱七萬

子不同所以病令使故難工者

元而上無傳焉由馬達下訖李景元三十有七人歲

月官資以能右選格應入遠罷不以理或以故去皆
可款識今令陳適用汝器始辦刻石以圖永久維三
十七人其政之媿惡則遺民作吏之言猶在去而顯
於朝其能否則載於士大夫蓋不必書適用資直方
行事如破竹不能為人下其擊伐人不避豪貴其為
政老姦吏縛不能展手其牧民善去敗群者其簿籍
如謹細書生所抄書予欲考馬君以來政事與適用
度長比短差其功最使并刻之而未暇以廬陵之難
為令而稱治其才可知已

黔州黔江縣題名記

黔江縣治所蓋楚開黔中郡時哥羅蠻聚落也於今

為縣二鄉七里戶千有二百其秋賦雀庸不登三十萬錢以地產役於公者八十有五其義軍二千九百招諭夷自將其衆者五百七十其役於公之人質野畏事大畧與義軍夷將領不殊也使之非其義或跳梁不為用決訟失其情或虜掠以償直暗則小智者亦溷疆畔而為欺懦則細黠吏亦能用其柄市麝臍以百計蠅蠟以千計則夷以長吏為侮寬則以利啗胥徒而苟免猛則鳥獸駭而奏箚中矣至今得其人櫛垢爬痒民以按堵而異時號為難治吾不知其說也膠西逢興文為黔州軍事判官會王君任以憂去二年不除代有司以興文署令遂以治聲聞蓋其人

練達吏道故不以假攝為一切之政老於憂患故雖攝事彌年而不倦事事舉以詔條將去如始至府庫簿書如墉如櫛不鄙夷其民子弟教之故其政無六疾而夷夏安之縣舊無題名記興文愍其太陋求之故府與其老吏乃自熙寧庚戌得趙君洙以來十人刻石以為後觀而屬予記之子產曰抑人有言曰蕞爾國夫有社稷民人王事均也豈可忽哉興文之舉於是合矣後之人有此六疾而求治吾不知也無此六疾而邑不治吾則不信也故悉書之以告來者

筠州新昌縣瑞芝亭記

晉陵邵君叶為新昌宰視事之三月靈芝五色十二

生于便坐之室吏民來觀無不動色相與言曰吾令君殆將有嘉政以福我民乎山川鬼神其與知之矣不然此不蔣不秀不根而成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何也乃相與廓其室四達爲亭命曰瑞芝森走來謁記於豫章黃庭堅曰予觀神農草木經青芝生泰山赤芝生衡山黃芝生嵩山白芝生華山黑芝生常山皆久食而輕身延年而不老蓋序列養生之藥不言瑞世之符又其傳五芝曰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黑者如澤漆青者如翠羽黃者如紫金皆光明動徹如堅冰而世之所名芝草不能若是也故嘗考於言言自先秦之世未有稱述芝草者及漢孝武厭飫

四海之富貴求致神仙不死天下騷然元封中乃有芝草九莖連葉生甘泉殿齋房中於是赦天下作芝房之歌孝宣興于民間勵精萬事無過舉然黼數有美祥頗甘心焉故復修孝武郊祀以瑞紀年元康中金芝九莖又產函德殿銅池中然此芝不生於五嶽果神農經所謂芝者耶予又竊恠漢世旣嘉尚芝草而兩漢循吏之傳未有聞焉何也豈其所居民得其職所去民思其功生則羽儀於朝沒則烝嘗於社則是民之鳳凰麒麟醴泉芝草也耶抑使民田畝有禾黍則不必芝草生戶庭使民伏臘有鷄豚則不必麟鳳在郊梧黠吏不舞文則不必虎北渡河里胥不

必追擾則不必蝗入境此其見效優於空文也耶昔黃霸引上計吏問興化之條有鵠來自京兆舍中飛集丞相府上霸以爲皇天降下神雀欲圖上奏京兆尹張敞言郡國計吏竊笑丞相之仁厚智畧有餘而微信竒恠也恐丞相興化之條或長詐偽以敗風俗天子嘉納焉劉昆爲江陵令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反風降雨遷洪農太守驛道多虎峭澗不通昆爲政三年虎負子渡河乃召入爲光祿勳詔問昆江陵反風滅火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帝歎曰是乃長者之言由君子觀之張敞之篤論世祖之知言建成之文不如

光祿之質也雖然新昌之吏民愛其令君將儼福焉焉可誣也又嘗試論之古之傳者曰上世蓋有屈軼指佞萑莆扇庖糞莢紀曆嶰竹生律旣不經見後世亦不聞有之則世之有芝草特未定也邵君家世儒者諸父兄皆以文學行義表見於薦紳邵君又喜能好修求自列於循吏之科故其氣醖而取之異草來瑞使因是而發政於民慘怛而無倦民將盡力於田土將盡心於學則非常之物不虛其應且必受賜金增秩之賞用儒術顯於朝廷矣豈獨夸耀下邑而已乎故并書予所論芝草循吏之實使歸刻之

河陽楊清亭記

河陽縣令治盟津西晉潘岳安仁所治縣也慶曆中
 著作即知縣事鮮于亨慕潘令治民有聲相傳以為
 父老不伐其桃李於是築亭於其園曰聯芳架閣於
 其沼曰揚清意若同循吏之臭味有激於貪濁云才
 四十年来者不嗣堦坦汙泥民吏歎息元祐三年某
 月宣德即知縣事高元敏求父吏事膚敏不深鞭罰
 而政和乃浚沼開園陸藝桃李水植菱藕稍繕故址
 作亭用其名曰楊清名因其舊不捨前人之善也土
 木之功不若前人愛民之不易也既落成伐石乞文
 於予予為作詩曰邑有社稷古千戶侯吏不自喜
 以歲月偷高侯為邦民不吏賊吏姦輒得有距有鈞

去其螟蠶麥禾既秋與民憂之與民樂之安我燕居
 民勸作之匪我自逸前人度之草木茂止鳧鴈于水
 賓贊士子于食酒醴男耕不違女桑孔時高侯宴喜
 去其思之

東郭居士南園記

以道觀分於蘇巖之上則獨居而樂以身觀國於蓬
 華之間則獨思而憂士之處汙行以辭祿而友朋見
 絕自聾盲以避世而妻子不知况其遠者乎東郭居
 士嘗學於東西南北所與游居半世公卿而東郭終
 不偶駕而折軸不能無悶往而道塞不能無愠退而
 伏於田里與野老並耒灌園乘屋不以有涯之生而

逐無隄之歎久乃遽然獨覺釋然自笑問學之澤雖不加於民而孝友移於子弟文章之報雖不華於身而輝光發於草木於是白首肆志而無彈冠之心所居巖市隱也揔其地曰南園於竹中作堂曰青玉歲寒木落而視其色風行雪墮而聽其聲其感人也深矣攬羣山之會作亭曰翠光逼而視之土石磊砢縹以松楠遠而望之攬空成色下與黼黻文章同觀其曰翠微者草木金石之氣邪其曰山光者日月風露之景邪不足以給人之欲而山林之士甘心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因高作閣曰冠霞鮑明遠詩所謂冠霞登綵閣解玉飲樹庭者也蟬蛻於市朝之溷濁

翳心亨之葉而乾沒之輩不能窺是臞儒之僂意也其宴居之齋曰樂靜蓋取兵家陰符之書曰至樂性餘至靜則庶陰符則吾未之學也然以予說之行險者躁而常憂居易者靜而常樂則東郭之所養可知矣其經行之亭曰浩然委而去之其亡者莎鷄之羽逐而取之其折者大鵬之翼通而萬物皆授職窮而萬物不能撻豈在彼哉由是觀之東郭似聞道者也東郭聞若言也曰我安能及道抑君子所謂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者也我爲子家婿軒冕不及門子之姑氏懟我不才者數矣殆其能同樂於丘園今十年矣可盡記子之言我將刻之南園之石它日御以如

山谷正集 卷之十四
臯雖不獲雉尚其一笑哉予笑曰士之窮乃至於是夫於是乎書東郭之鄉族名字曰新昌蔡曾子飛作記者豫章黃庭堅

大雅堂記

丹稜楊素翁英偉人也其在州間鄉黨有俠氣不少假借人然以禮義不以財力稱長雄也聞余欲盡書杜子美兩川夔峽諸詩刻石藏蜀中好文喜事之家素翁粲然向余請從事焉又欲作高屋廣楹庥此石因請名焉余名之曰大雅堂而告之曰由杜子美以來四百余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隨世所能傑出時輩未有并子美之堂者况室家之好耶余嘗欲隨欣

然會意處箋以數語終日汨沒世俗初不暇給雖然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於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然入其門耶故使後生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使後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說而求之則思過半矣彼喜穿鑿者弃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爲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素翁可并刻此於大雅堂中後生可畏安知無渙然冰釋於斯文者乎元符三年九月涪翁書

松菊亭記

期於名者入朝期於利者適市期於道者何之哉反諸身而已鐘鼓管弦以飾喜鈇鉞干戈以飾怒山川松菊所以飾燕閑者哉貴者知軒冕之不可認而有收其餘日以就閑者矣富者知金玉之不可守而有收其餘力以就閑者矣蜀人韓漸正翁有范蠡計然之策有白圭猗頓之材無所用於世而用於其楮中更三十年而富百倍乃築堂於山川之間自名松菊以書走京師乞記於山谷道人山谷道然笑曰韓子真知金玉之不可守歛收其餘力而就閑者予今將問子斯堂之作將以歌舞乎將以研桑乎將以歌舞則獨歌舞而樂不若與人樂之與少歌舞而樂不若

與衆樂之去歌舞者豈可以樂此哉卹飢問寒以拊孤折券弃責以拊貧冠婚喪葬以拊宗補耕助歛以拊客如是則歌舞於堂人皆粲然相視曰韓正翁而能樂之乎此樂之情也將以研桑何時已哉金玉之爲好貨怨入而悖出多藏厚亡它日以遺子孫賢則損其志愚則益其過韓子知及此空爲之哉雖然歌舞就閑之日以休研桑之心反身以期於道豈可以無孟獻子之友哉孟獻子以百乘之家有友五人皆無獻子之家者也必得無獻子之家者與之友則仁者助施義者助均智者助謀勇者助決取諸左右而有餘使宴安而不毒又使子弟日見所不見聞所不

聞賢者以成德愚者以寡怨於以聽隱居之松風裊
淵明之菊露可以無愧矣

重刻黃文節山谷先生文集卷第十四終

